

夜生活



★ — 錄 苦 甘 涯 生 紙 報 年 十 二 — ★



★ — ★ 著 莽 魯 ★ — ★

獨 立 出 版 社 印 行

夜 生 活

——二十年報紙生涯廿苦錄——

魯 莽 著

獨立出版社 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初版

夜 生 活

白報
熟料
劉陽紙全一冊定價國幣
一元八角
一元六角
一元三角

著 者 魯 莽

發 行 者 獨 立 出 版 社

重慶江北香國寺上首

代 表 人 盧 逮 曾

印 刷 者 獨 立 出 版 社

正 中 書 局

重慶中一路二三四號

經 售 處

中國文化服務社

重慶磁器街三十九號

版 權 不 准 翻 印
所 有

校對者 李洛珍

以此書紀念亡友西京日報創辦人丘元武

——魯莽——

序

一般人多說新聞記者是「無冕之王」，但新聞記者自身很少同意這種看法，三十年來跟我熟識的報人，也沒有一個不是叫苦連天的。這固然是「吃一行怨一行」的關係，實際上新聞記者的辛苦，不是外人所能想像的，新聞學傑作『新聞政策』的作者趙建新君在這部傑作的自序上說：『十年記者的我，天天天明，夜夜夜盡的生活中，筆墨勞役之餘，也偶爾會想到這一枝秃筆能橫掃千軍不？』活畫出報人在不平等生活壓抑下精神的苦悶。同業中也常有『三點仍須編電報，五更猶未上陽台』這一些時流行語。所以新聞記者的夜生活，實在是一種特殊的生活。不過從某一種角度來看，新聞記者也有他特別的興趣，那是要看時代環境和你的體力精神了。總之，新聞記者的生活是值得記錄和發表的。中國新聞記者老的少的，目前也不計其數，他們自然瞭解自己，他們的朋友，也明瞭一些他們的景

夜生活

三

況，但大家都很忙，還沒有把這夜生活的實錄，告訴別人，我却很想趁着休息的時期中，寫些我自己的經歷，來反映一般同業的生活。

我從事記者的年分很久，但工作的總時間不算長，因為我是採取間歇式的，所以半生時間雖多數消耗在這不平等的時間生活中，而我的身體比我同年齡的同業似乎好些。但也因此我對中國報業一點也沒有貢獻，這樣的題目，由我來寫，實在是不應該，可是又爲了我現在正休息着，也就大膽地動筆，好在我完全是自我的敘述，如受訓的學員寫自傳一樣。

同業中老或者因此引出一些過去的甘苦的回憶，少的也不妨做一個對照。

王才良

王才良

三十二年記者節魯莽自序於重慶

夜生活

刊

夜生活 目次

第一章 訪事員的醜漢·····	(一)
第二章 輿論是刷子·····	(六)
第三章 與希特拉同事·····	(四一)
第四章 阿Q的精神·····	(六二)
第五章 洋商牌子·····	(九六)

第一章 訪事員的詭羨

我是滿清時代的兒童，是滿清末葉革命風潮澎湃洶湧時代紹興的兒童，腦海中早有了不少恐怖惶駭興奮奇異的波浪，如「徐錫麟刺恩撫」，「軒亭口秋瑾殺頭」等等重大的刺戟，和平稚嫩的神經，早已強化了。可以說從小受了革命的影響。經過辛亥年的天翻地覆，對家庭以外的事情，接受了不少破天荒的新聞。那時父親和叔叔，因為變亂停閉了商號，在家賦閒，每天上午要看一半天的報，一份光復會的機關報叫做「越鐸日報」的，是光復會中人孫越民和王鐸中等辦的紹興最早的一份報，著名人物如孫德卿，徐叔蓀，王子餘，陳湘魂等都參加其中，報館距離我家很遠，每天由報差送來，那時我很奇怪，怎麼會有這樣的一種東西？不知道「報館」又是怎麼一種建築？我見過廟宇，衙門，沒有見過報館，問父親，父親也答不出，只是天天聞鈴聲接報，看着報一句句的念，我就在旁邊讀書。

似的跟着讀。

那份報是同以後一樣的一張對開的白報紙，第一版是報頭和廣告，二三版是新聞，四版是副刊。新聞版的電報用三號字按條照排，旁加黑圈，不標題目，不分長短。本城新聞用四號字，有標題。評論小言，一稱「吳越春秋」，一稱「越人肥瘠」，四號。副刊叫「鐸聲」，全篇詩詞詩話傳奇小說等。最出色的是木刻插圖，對紹興都督王金發等權貴，諷刺不遺餘力。

王金發等無法對付，乃嗾使部下，擁至報館毆人毀物，一個年青的編輯跳河而死，受傷者十餘人。第二天越鐸日報除照常出版外，並將經過情形揭露，一面哀悼死者，一面大罵都督，而都督也就無法再處置報館，這件事使我十分激動，感覺報紙之神聖。的確，那時紹興的報人地位很高，社會對於報館的崇敬也比現在高出十倍，我的志趣就想做一個「訪事員」，或「編輯先生」。所以以後對於林白水邵飄萍等事件，只有增加我對記者生活的神往，毫不使我懼怕。我那時從革命的新聞，革命的言論中，已沾染了不少革命的氣

殊，直到現在還是不易妥協的性格，可以說多少是童年時代所受的影響。那時小學還沒有畢業，有一個做訪員的機會，劉大白先生接辦「紹興民報」，是一張四開的石印小報，有人介紹要我做民報訪員，送來一個冰字木戳子，打在稿末，編輯先生見稿就用，登出後每條可得稿費五分。於是我就在課後到大道小巷去跑，遇有吵鬧打架等事，就寫上一條社會新聞，親自送到報館，而報館也居然採納，於是發生無限興趣，天天以跑消息爲榮，結果被校長知道，大罵一頓，從此擱筆，然而報味濃厚，念念不忘，乃在校中發明「壁報」，將校內的新聞寫成報型，並加插圖，張貼重要地區，吸引同學聚觀，一時秩序混亂，又因對頑劣同學加以諷刺，此人乃出面向學監告發，攻擊我張貼「無頭榜」，學監韓先生來查，見狀大怒，斥爲「敗壞學風」，除勒令將壁報扯毀外，並罰面壁一小時。這處分使我很難堪，因我在小學時代，每學期考試皆在前三名，教師愛我，同學敬我，此刻因辦報受到嚴厲的處分，衆目睽睽，實令人無地自容。一小時後回家，中飯時間早過，母親留著飯菜，見我神氣沮喪，如此遲回。又大加盤問，至此，我忍無可忍，乃痛哭不

止，對於玩報，也從此灰心。

進中學，適值五四時代，在重新估計一切的口號下，一切大變，所謂「學風」，也變得可觀，甚至至於可怕。我年級雖低，大凡新的活動樣樣參加，學生會自治會的宣傳工作，由我包辦，會刊的編輯當然屬我，於是開始和排字工人接近，而一切編輯上的術語，印刷所的內容也就明瞭了。除辦會報校刊而外，又替紹興的三家報紙寫新聞，編副刊，雖然是一個低年級的中學生，與本地名流經常往來頗感榮耀——所謂名流就是各報的主筆編輯先生，這些人在紹興大都是詩文並茂，落拓不羈的人物；此外，則向上海的「覺悟」「青光」等投稿，在越鐸日報副刊上，並且每天發表一首，現在想起來低能萬分的「白話詩」，那時正是劉大白先生的國文教員，這種低能行為，不但未遭斥責，而且獎掖有加。

玩報投稿的癮，至此已足。於是又轉到玩「學校劇」的路上。

中學畢業，到上海進大學，震於向日上海報紙的規模，乘間常進報館參觀，又常拜訪當時一批著名的報人以爲滿足。可是在上海時期，却始終沒有參加任何一報的工作。直到

第二章 輿論是刷子

十八年春天孫傳芳張宗昌的軍閥勢力完全消滅後，中央在華北創辦了好幾份重要的報紙，山東民國日報即是其中的一份，此報機器，早運泰安，因故未能出版，到魯北肅清後，乃命管理人員將機件運至濟南，覺得城內都城隍廟街某宅爲社址，並派我和莊仲舒君分任總編輯及經理，當時因莊君負責經理部，領款先行，佈置一切，我於農曆端節那天和蕭任青島市黨部委員丘元武君附津浦車北上，此時因值令節，旅客極少，我們兩人竟佔領三等客車一輛。又因初次旅行華北，途中所見所聞，甚覺新鮮，除大做其白話詩外，並狂飲高歌，以騁美之風。爲了驅逐潮濕，舞足蹈，某次因車門未關，丘君幾乎跳下車外，法蘭西而我的地還殺有廿分糊塗，一手拖住，他才遲死九年。（丘君在二十二年西京日報社長任內因指謫地方稅政，被軍閥楊某暗殺。當時的狂氣，到現在想起來

真是幼稚可笑。

到濟南後，丘君即轉膠濟車去青島，我則籌備出版。當時因機件字架子裝置已妥當，廣告發行及事務也大致佈置完畢，我只把電報通訊稿圖書資料以及聘請編輯採訪這些事處理一番，就開始出報。民國日報是兩大張的報紙，新聞副刊佔面積五分之三，廣告佔五分之一，編輯方面要開兩人，本埠一人，副刊一人，以後另闢一叫做「大明湖」的趣味的副刊不由我自筆。於是我又做社論又校稿件，還兼編第二副刊，因為只是兩張的報也並不覺得苦，而且我還兼了教育學院，省立高中，一女師等好幾個學校的功課，何遜如李江秋主志新諸君幫忙採訪，魏雷陽，錢滄碩，章，諸君供給日本上海漢口幾個地方的通訊，新聞上顯見得比當地其他幾家報紙要豐富得多，因為機件新，字新，墨好，紙好，印刷格外出色。幾星期後，大受濟南及山東各縣閱報人的歡迎。又因為日本朝鮮東三省魯籍人士之多，所以在上海各處的銷路也打開了。我還寫信到上海商務印書館許多印書用的細紙邊，作我「大明湖」副刊之用，現在想來真是浪費，可是錦上添花以後，却也引起一般讀

者的愉快。出報兩個月後，又增加了畫報一種，用高磅道林紙彩印，商埠有一家真光電影院供給，我許多好來塢電影明星的銅版，於是這畫報宛如上海的時報畫刊，風行一時，後因遭人反對作罷。

濟南的報，截稿很早，我每天兩點鐘看了大樣就睡覺，後來因為早晨要上課，看大樣一事往往委之於要聞編輯王尊山君，王君比我仔細，由他看大樣，正好，於是睡覺的時間也提早了。我的臥室鄰近編輯部，萬一有要事，總由一個姓李的矮子當差輕輕地來喊我，還不至於誤事。我在民國日報時代的生活，可以說十分舒服，但當時却不知道。每天七時起身，早飯後坐着報社供給的一輛精緻的包車到各處上課或參加會議，中午回館吃飯，下午不是看書便同編輯部幾位朋友到大明湖趵突泉一類地方去遊玩，濟南地方比重慶自然要好，戶戶桃花，處處甘泉（濟南人家院中多植夾竹桃）又有大明千佛龍洞之勝，可是總不及杭州南京，所以我常覺得平淡，幸虧人緣好，結交了許多朋友，像省黨部的劉連濤，教育廳的何仙槎諸君，經常往來，談談笑笑，足以解我孤客生涯之悶，教育界中的南方人如

彭百川、王書林、董秋芳諸君，也很談得來。我很少去電影院，因為影片太落後，經常映出「火燒紅蓮寺」一類的無聊影片，京戲亦不佳，縱然各戲院照例每月送「長期優待券」來，只作為慰勞工人的禮品罷了。我又不曾打牌，娛樂方面，可謂全部停止，有時在館吃晚飯，有時趕飯局，濟南的應酬也大。當時的地方政治，一切還在過渡時代，所以一些新穿時髦外衣的官吏軍人，故態未改，喜歡請客應酬，招待新聞記者，尤其是一件時髦的舉動，每次招待，又照例有演說報告這一類的文章，而致答詞，同業中往往推我代表。於是我的藍青官話也常見諸交際場中，可是年少氣盛，缺乏休養，常常喜歡作不客氣的批評，自己以為這是在作宣傳工作，却無形中得罪了好些人。

記得一個盤踞在膠東多年的軍閥劉珍年，因當局的強制調防，不得已把部隊調到魯西，他自己經過濟南帶着參謀副官一大羣人住下濟南賓館，對省垣做了一番不得已的應酬。同時還招待一次新聞記者，記者們震於此公大名，幾乎全體出席，把一家番菜館的房間擠得滿滿的，那是一個短小精悍的人，不會演說，由參謀長代講話，答辭照例又屬於我，我因

爲從小痛惡此人，一時感情衝動，運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，以師長的口吻切切實實地教訓了他一頓，幸虧修辭還漂亮，他自己當時不十分明白我的意味，參謀祕書之流都已面面相覷，同業中人也異常驚訝，參謀長不敢當場發作，究竟因爲匪軍的勢力已在整個同的壓力之下，又知道我是南京去的人，在答辭中萬分隱忍，第二天有人來談，他們當晚在濟南賓館開會，當此人知道了我話中的意味後十分忿怒，認爲是軍事與政治的雙重壓迫，當時有人主張請用手槍對付劉某也贊成，終因我的政治環境比九年後丘元武君在西安時要煩，他們的將軍在魯西事重監視之下，那位小鬍子的參謀長反對此種行動，教訓之議作罷，可是這消息已嚇壞了編輯部中的幾位南方朋友，一致勸告我以後說話不可順性，以後學我碰到這些聚會，總要與各講話，應推省政府的機關報國民新聞的縣長斧君說話，他雖是個湖南人，說話却非常和平。到十九年中原大戰中此匪部終究被中央軍解決，此匪首也正了法，就不知小鬍子參謀長結果如何？

我在報館是一個貪吃飯的，那時候的優待，因爲經理編輯兩部同事以及全體工人都知